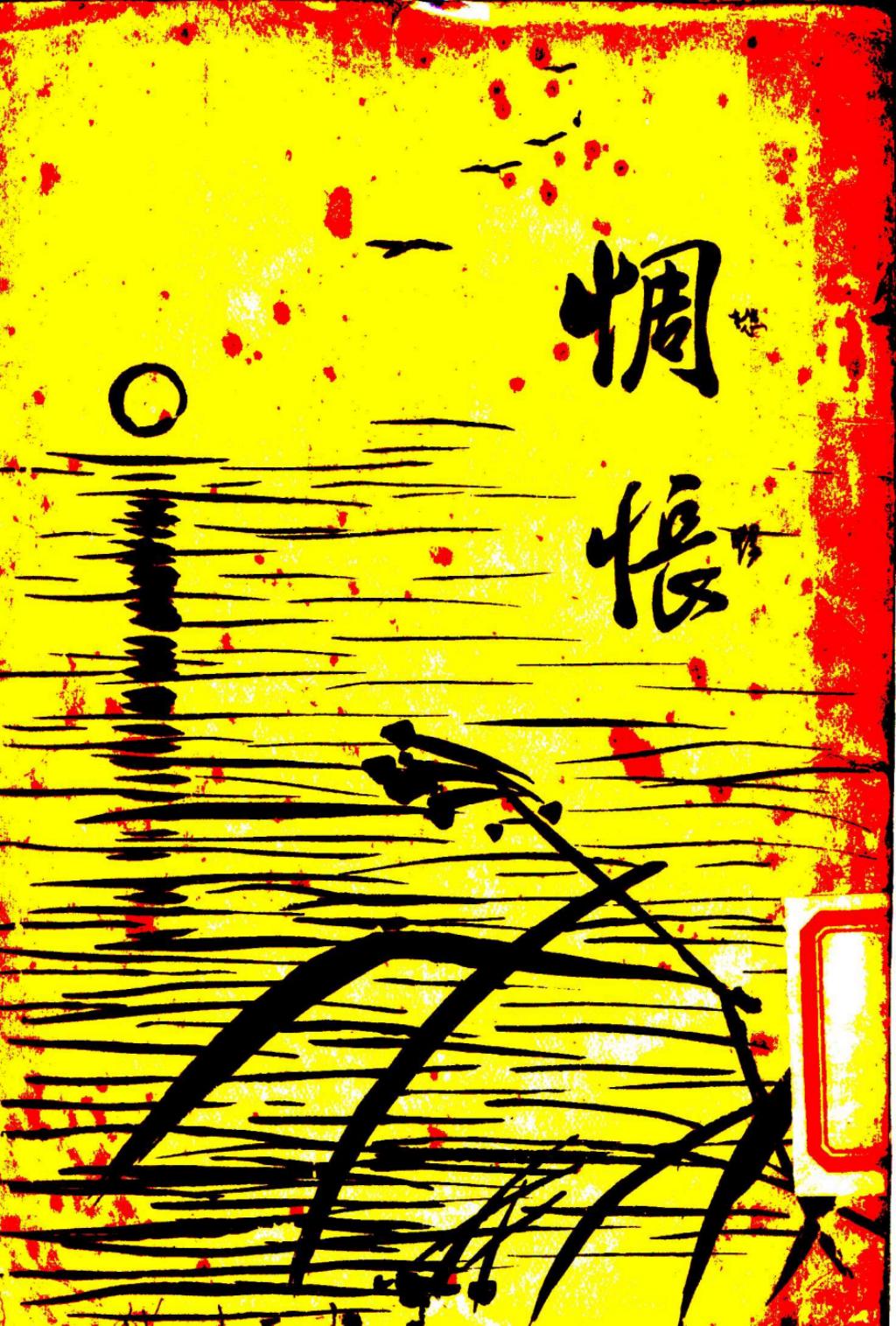


惆

悵



激雲室錄稿

周

長

鄉蘊真著

序

幽谷的花兒，

雖然是少人知的開了，

又沒人知的謝了；

却總不會辜負春光。

*

*

絢爛的春光，何曾要求花兒開放，而花兒却禁不住自開了。偉大的宇宙，何曾要求詩人歌唱，而詩人却禁不住自唱了。一切無所爲而爲，形成了光華悠久的自然，演進了繁富璀璨的人生。

雖然，自然不盡美滿，詩人神祕的微笑之後，也有時噙

淚低徊。人生不盡愛樂，詩人溫柔的蜜吻之餘，也有時按劍叱咤。歡欣、希望、纖成了他的心緒。悲哀、彷徨、又浸透了他的血液。推之挽之，一吸一激；詩人熱情的波瀾，遂漲到最壯闊了；靈魂的火炬，遂舉到最高點了。

人是生命的一部，不是與生命對立者。詩人的熱血如潮，瀰漫地，親切地，涵覆着一切。詩人的同情似縷，委曲地，細密地，交織着萬有。民胞物與，一視同仁，一切含於一，一演爲一切，息息相應，脈脈相通。生命的海裏，只偶然的輕微的起些漣漪；詩人的靈魂，便迅速的自然的發出共鳴——「微息、低吟」，「歡呼、狂叫」，「淺笑、輕顰」，「悲歌、哀咽」，「低徊、宛轉」，「慷慨、激昂」；是矛盾？是和諧？詩人不能自主了，只是隨着生命的節奏動蕩着

，起伏着，流轉着。世界永無獨立者，詩人柔愛的心，常是留戀依着。世界永無孤傲者，詩人嫵媚的眼，常是回環笑視着。人生陶醉在相悅的歌中，自然溶化在同情的淚裏。詩人笑了，世界跟着歡呼；詩人哭了，世界隨着悲啼。

詩人是天之驕子，是自然的情人。她——自然——的情影，她的柔聲，她的一切；他不用眼去看，他却看見了眼所不能見的；他不用耳去聽，他却聽到了耳所不能聽的；他不用邏輯去鑑，他却想到了比邏輯想得的更真實的。自然也彷彿被他的愛陶醉了，悄悄地、低低地、不斷的向他密語着從未宣洩的密祕。這密祕賜給了他許多別人不能享得的安慰，同時也引起他許多別人不能了解的惆悵。安慰、惆悵，低徊躊躇裏，凝視沈思裏，他澈悟了一切，他吻抱了萬有，他溶化在

自然的懷裏了！

他俯首降心於「自然」之前，他却冷眼傲視着「人爲」的一切。

他感到了「渺小」，便低低祈禱！

他感到了「偉大」，便深深贊嘆！

他感到了「崇高」，便殷殷希望！

不斷的祈禱，贊嘆，希望……世界便由冷酷而溫熱了，由黑暗而光明了，由破碎而完整了，由矛盾而和諧了，由隔離而寂而活動一體了，由乍生乍滅而永生不滅了！

十八，十一，二十。蘊真。

目次

序	一
第一輯 隔着	
一百首	一
第二輯 素羅	
一百五十三首	七五
餘話	一 二九

隔 着

隔着燈簾兒的笑聲，
隔着烟雨兒的花香，
隔着低牆兒的琴韻，
隔着薄雲兒的月光；

一樣的，

耐人尋味，
費人思量，
着人惆悵！

露 慘 花 憇

露珠兒宛轉浸入花心了；
花的心兒也被浸透了，

紅漲着臉兒，

低垂着頭兒，

把露珠兒深深護抱。

*

一霎兒，

曉風捲着細雨來了；

花兒禁不住，

全身顫抖。

露珠兒滾下去，

埋怨花兒太薄倖了。

花兒也顫巍巍的說：

「我雨打風欺受個飽，
你竟撇我去，

你真太不情了！」

悼 D 君

不提起也罷了！

一提起，

無限的悲哀都提起了！

叢竹陰下，
護花欄邊，

這不是我倆兒時遊戲的所在嗎？

*

而今呢？

而今只剩，

三尺黃土，

幾株枯柏，

一個低徊的人影！

山夜

四面亂山如筈，
烟月如水一般漫着；
時見二三流星，

把碧油油的天空劃破。

舟中

頭上的烏雲，

腳下的江聲，

一樣的動變不定。

朋友呵！

我們也只是在這動中動。

無眠

夜已三更，

只是無眠，

眼睜睜望着窗外碧沉沉的天。

不知我洞庭西畔，

抱病的母親，

此時，

是睡覺？

還是坐着呻吟？

還是默默念着歲暮未歸的兒子，

對着那昏昏的燈？

山中夏夜

腳兒灌着溪泉，
手兒挽着崖藤。

頭兒仰着碧油油的天，
心兒數着疎朗朗的星。

一陣陣的涼風澈骨，
一縷縷的幽香沁心。

此時「我」已忘了，
何處更着「愁悶」。

滬杭車中

—

橫風捲雨斜入窗，
噴濕了她底紫羅裳。

沒經驗的手兒，

推不上有機括的窗。

我想，

也許未曾想，

驀地把窗推上。

但她却不道聲「謝謝」；

只低着頭兒，

睜着眼兒，

望了一望。

二

汽笛嗚嗚，

車兒停住。

她雙足兒蹬上皮靴，
左手兒撩着羅裳，
右手兒挽着小箱。

下車去，

一聲不響；

只低着頭兒，
瞥着眼兒，
望了一望。

愛底殘忍

水綠氳兒似的草地，

更擺着幾株鮮艷的花兒。

他們愛極了，

大家爭着嚷着，

折了滿把。

忽地沒聲息了，

一路在陽光下走着，

慢慢欣賞各自手中底花兒；

可是那些花兒，

也就從這慢慢中，

慢慢地萎謝了！

麓山雜詩